

观  
微  
杂  
说

王骧陆上师 著

# 《观微杂说》

王骧陆上师 著

2022年5月排版



HOME OF THE HEART

| 以禅为体 以密为用 以净土为归 |

# 目录

观人.....	2
百 喻.....	4
卧病.....	4
牛皮胶.....	5
理发员朱某.....	5
花.....	6
横出三界.....	6
住.....	7
逝.....	7
发白非性白.....	8
烦恼是宝.....	8
杂谈苦恼.....	9
学到老.....	9
见性法.....	11
老年人的卫生法.....	11
初学佛.....	14
凡事定有因缘.....	15
学佛要有聪明.....	16
法语.....	17
学佛人的思想.....	18
近廿年学佛人.....	23
念佛法门.....	28

# 观人

观相不如观气，气清而厚者为上，清主贵，厚主寿。观气何如观心，心浑厚者虽愚必有后福，心伶俐者虽慧未必有寿。然有愚而诈，外薄而心地厚者，当察其行。

平时观其所好，贪虚荣者必是贱相，以贵者不必求贵，惟其贱是以求贵。贪富财者必是贫相，义亦如是。如功利者必喜侵轧而忌才，贪者必量小，量小者必福薄。凡自奉厚者必薄待于人，不足交也。豪富之家，且先观其穷苦戚族，能厚相结者，其家必昌，交友其次之。中产之家，且先观其子弟有礼貌能读书者，其家必昌。贫苦之家，且先察其勤惰，能勤者其家必昌。

富贵之家人无骄气，中等之家人无暮气，贫寒之家人无陋气，不得分贫富，皆是昌大之象，为国家之宝。

入其室，先看其地下，往往打扫不净者，其人必懒，不久即堕落矣。

贫寒之家，其子女衣服破旧无碍，若不洁净者，其家必懒。

家庭不论贫富，最忌者有七事：一不早起，二无礼貌，三眠食无定时，四蓄赌具，五闲，六收支无预算，七借债而不还。但诸病皆从闲字起。

一、不早起者，一切奸恶隐蔽等事自然而发生。

二、无礼貌者，永不得向上与有道人相交接，自然堕落。

三、眠食无定时者，有无形浪费，抑且多病。

四、蓄赌具者，必招恶友，且伤感情，男女混杂，伤财、伤德、伤时、伤精神，为无形之盗贼。

五、闲则精神颓惰，养成懒习性，做无聊事，是最丧志者。

六、收支无预算，则于收入每存希望心，于支出漫无止境，自然贫苦，而前恶皆从贫而丧志起。

七、借钱并非坏事，人有通财之义，本无所谓，惟不还成习是最危险，顶好不借，借则必时时警惕。

# 百喻

## 卧病

古者入道，每由譬喻而得解，然无一事无一处不可悟道。余行年六十有八，不独心习未除，身习又复缠绵。余自十七八岁起即患脱肛，每次必下堕，至今五十年，以年月日计之，当在一万八千次以上，其累可知。今年癸巳初六日辰，忽又大发，肛门痔肿如梨，经中医痔科专家潘淘非君医治，不用刀割，用药逐渐拔根，仅三七日完全治愈。闻诸割治者每因不净而重发，此则无后忧矣。因知积习非痛下决心不得除，而得医又在时节因缘也。卧病一月，起无病容，以心中常作乐观，不以为病也。夙业中或应得牢狱灾，则此病可喻如一月有期徒刑，为期至短，了脱许多债，宁非快事。又床席间种种秽臭，以及酸痛失眠不得自由等等，概要不去理它，并不望其速愈。盖一生难得的是闲字，今在病中、少却多少人事往还，与免去说法造口业，此又一快事也。愿普世间一切病人，以此法克服一切病苦，莫辜负了此一病，因此悟道，所谓转烦恼为菩提者，即此意耳。

## 牛皮胶

硬牛皮胶，以水化之，浸一日夜，不见软化，不免躁急，甚至以为不灵，不知时节因缘，到时自化。只要不断水。我人悟道，亦犹是也。牛皮胶，乃我之习气，使终日在风干处，日增其坚，虽亿万年不动也。水者，见性也，见性后，习气始有化除之望。但不可旦夕见功也，更不可以一时未见功而疑及根本。见异思迁，别谋道路也。故平时切不可斤斤于习气上自生疑怖，我只釜底抽薪，先从心地法门下手，见性后，时时照顾到本来，不可松动，不可性急，自有融化之日。牛皮胶者，无情物也，此无情说法也，其谁闻乎？

## 理发员朱某

余十数岁时，家乡有老理发员朱某，为我家理发，历至四代，其人无老态，久而不变，以荣辱得失不系于怀。我见之，经三十余年，几如一日也。因思人世升沉，原无定义，心愈高，贪愈炽，名愈重，苦愈深。若居于高处，倾跌必重。彼终岁在下，心不贪炽，从不虞有倾跌，即有，亦不过由地毯上跌至地板上耳，无伤也。我当学其恬退，然渠日日工作不辍也。

# 花

明日二月二，为百花生日，万紫千红，各有其性，而人好之者，亦可见其性也。雅俗各有不同，好芝兰者必不喜茉莉玫瑰，以薰蕕之各异也。曲高者，和自寡耳。我人学佛，亦必从高处著眼，先入为主，取法乎上，方不易受惑。

## 横出三界

修净土者，有横出直出之喻，如虫在竹竿内求出。出者，透彻以见性也。横出有直了之意，只此一关，穿透即是，故与禅宗同，以皆从八识修也，直证大圆镜智。大圆镜中，有何物乎，上上智，便可顿超直入，不历阶段，亦无渐次，故以为喻。净土一心念佛，佛者，大圆镜也，暂假有形，归入无相，以一句弥陀，扫净万念，何等简捷精当，岂但横出，并无有关，亦无出入，心不在内在外，亦不在中间，即此便是，所谓圆妙明心，本来如是，亦不立圆妙之量，不出自出矣。故念佛最后一句，便是念佛是谁，但不经数十年之昏天黑地念佛过来，却不易得一旦开朗之喜。纵此生不得一点开朗，然而善根种矣，善缘结矣，入于品位中矣。惟习气未动，往生者，尚须

到彼再修，再见性，再除习气，此所谓带业往生者也。故彼之所谓横出者，亦仅到西方缘熟，可以往生之时，与禅宗顿超见性，果地不同，而下手处禅宗全仗自力，比较困难，净土仗有佛力，比较有方法为易。至于直出云者，层层有节，处处有关，是取以喻教下者，是言名相之学，究之无穷，理胜于事，遂遥遥无期云尔。年老人终不宜劝其入于名相也、非法有高下也，盖一切法，皆不可得，皆是空相，故曰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又何争乎？

## 住

石住碍路，水住成腐，气住则滞，血住为毒，心有所住而成见，见住而为执，此立我之根，遂成百病，一切业，由此丛生。彼此相因，而人事颠倒无穷矣。故以无住为贵，天下无过不去之事，所过不去者，皆各住所住而不通耳。

## 逝

孔子观水而叹，曰：逝者如斯夫！刹那间，皆去而不复返也。古人惜寸阴，惜其逝也。我人试观時計，刹那不停留，去而不返，即我之寿命，时刻见短促而不觉也。病中读《琵琶

行》，至秋月春风等闲度，掩卷叹息，念我一逝六十八年矣。嗟乎，逝者如斯夫。

## 发白非性白

西天第三祖商那和尊者，问其侍者优波毘多曰：汝年几耶？答曰：十七。尊者曰：汝身十七耶，性十七耶？答曰：师发已白，为发白耶，为心白耶？尊者曰：我但发白，非心白耳。毘多曰：我身十七，非性十七也。尊者知是法器。后三载，乃授法为第四祖。

## 烦恼是宝

人无烦恼，即不自知其为烦恼而求其脱离也，遂永处沉沦，不知所拔。如人因在地上跌倒，还因地而爬起，离了地而求起，终无办法，解铃还是系铃人，烦恼实是至宝。

## 杂谈苦恼

苦恼二字当有别解，言苦从恼生，无恼即无苦，而恼自有心起，以未明心本来空，故认一切为实，有此即妄也，惑也，业苦随之矣。

修道人最忌有争，争名争利，生死之最坚固者也。高于我者，莫与争名；下于我者，莫与争利，等于我者，莫与争能。争则意气生，是非起，世法尚不许，况出世法乎？

参须实参，悟须真悟，不可徒托空言，以敌不得生死。故所言实者须亲见实相，真者须到真实不虚地。且事到其间自有个真实考验处，否则成为未得，谓得之大妄，自欺之愚，亦已甚矣。

名心未死，莫为人师，如星火未熄，随时可燃也。然而除法见为最难，维摩经法供养品有句云：不复起见是为最上法之供养。此世尊四十九年说无量法之总持也。

## 学到老

世界之大，宇宙之广，我所见闻者，尚不及恒沙一粒，岂可自大？越老越感觉学问之不够，力量之不足。今行年垂七十

矣，虽有利众之心愿，苦无济世之善法。年老精力就衰，不能起而行者，或可坐言笔录，事不论巨细，苟有所得，即愿公诸同好。兹将老来见闻，逐段记录，亦不敢善小勿为之意也。

插瓶花一事可为细矣，但不久即谢。闻诸花匠云：花瓶内水只可寸许，切勿多放，花上勿著水、亦不可靠著他物，以免吸收水分，每两日换一水。我试之极妙，经多日不萎。牡丹芍药插瓶前持剪处于火上烧焦再入水则易开发。有云水中放炭一块尤妙。

院内四周墙角，欲其经久不倒，须每年墙脚草清除一次，以除根为妙。植树离墙宜远宜深。

手足或被水火烫伤，急用碱水化敷之，水不可太多，立可止痛。

人身百病，内喘外癰为最难治。喘病尤苦，近得一方，用北瓜六斤去子，饴糖四斤，老姜半斤取汁，三药同煮成膏，于立冬日起，每日服一汤匙，开水冲服，轻者一冬便愈，重者三冬见效。

黑木耳功力较白木耳数倍，凡病后每日食二钱，要炖烂，服一斤得奇效。有郑老居士服十多年，今八十六矣仍健在。但青年有滑精病者不可多吃。

凡恼怒不可制止时，急想自己脚心下，使火下降，即无中风之虞，以血不冲入脑也。

## 见性法

看一切物，是用眼，但何以眼不见眼。要见自己的眼，只有闭目沉思。而这个见是什么？假名为想为思，此即是心。

但何以有心，心如影像。但又何以能鉴照呢？这影像是所照得的果，因在何处呢？这能照的因，又是什么呢？

能力是两事，能是本能的体，力是所发的用，那影像是心力，那本能又是什么呢？

外相固然可见，那心中的影像内相亦可以意见，独有无影像的本能实相，不可以眼见，不可以耳闻。以心见亦且不似，但离了心又不得见，又要离了见，见才可以见，这是灵妙的见，然又本来如是，并不希奇。

## 老年人的卫生法

卫生和卫身，实是两件事，可以对照比量，有天渊之别。卫身是讲起居上的安适，卫生则是精神上的安慰。卫身的果是健康，但敌不住刺激而易致病；卫生的果是心安，能克制一切的环境而能自在。卫身是靠外缘的保卫力，保卫有时而穷；卫生是靠自己的抵抗力，抵抗应付无尽。卫身是依靠金钱和外

力，卫生是专靠自心的内养。求长寿者，单卫身而不卫生，终属无用。若能卫生而加卫身，更多保障。凡人应付病魔，必得有双副本钱，一是金钱，一是精力。卫身必具双副本钱，卫生只具一副已足。卫身的人，常常恐怖病魔，卫生的人，每不知道病魔。青年人宜偏重卫身，中年人宜注意卫生，老年人宜二者并重。卫身只对自己，卫生不单是自己，兼以利及一切有生之类，能卫身者未必真卫生，能卫生者都是真卫身。卫身是利于一时，卫生是保于永久。

卫生的方法，少年人宜多劳动，勤而勿懒，戒绝恶友及淫书小说。中年人宜制止贪欲虚荣及饮酒，每日要有条理的工作及短时的休养。老年人宜淡于名利得失，要有定时的习定和五里路的步行。

一、少食。忌大腥油腻与生冷硬三物。食不宜急，食后自用双手磨擦两肋及腹之两旁，即肝胃二部，每次三百擦，由五十擦递加至三百。再以双拳用手背擦双腰眼二百下，每日三次。此可以强筋骨，助消化，去肝火，清肠胃，固腰肾，通肺气。此时专一于摩擦，心无二用，自然心归本位，引火归元，一小时即可强心脏。

二、多走。缓步一刻钟，加至半小时。风雨时，在室内步行或习太极拳以代之。

三、时睡。凡老年人睡时不长，切勿转侧思虑，以劳其神。不能寐，即坐起看书写字，待天明或午后再睡一时。而睡时男右侧著席，左在上；女左侧著席，右在上，庶不压住心脏。

四、少虑。得失心淡，自然心血不耗。

五、多乐。随情适性，安命自然乐天。

六、多坐。每日宜静坐一小时，切不可守窍练气，以防气阻血滞，最好不出声念佛或持咒，使心有所寄，必得其寿。

七、忘老。切不可老字时时在念。自己还当作中年人。凡心乱则气弱，心气弱即是衰老之本。

凡能明卫生者，必得长寿。此有五个阶段，第一在胎教，居母腹时，母体强健，得天独厚，勿受硬伤。生时不经难产，此是先天根本。第二乳哺时，饮食调匀，少有病苦。第三童年正发育时不犯手淫，勿交恶友，勿看邪书。营养丰富，勤劳勿懒。第四壮年时，勿酒色、赌博，少贪虚荣，勿与人争意气短长，常研究哲理，此是后天的培植。至于老年，则可使一生经验，参考现时环境，自定休养章程，非有定法。兹以鄙人所得之经验，供诸大众，咸得长寿。而各人地位不同，可以酌取，不必全与同调也。

## 初学佛

凡初学佛，如木匠伐木，愈取大材愈好，小一寸，即失数尺之用，是以取法乎上，先立乎其大者。从教入者，每被无形封住，日后极难发展。从宗入者，非得明师量材，亦易入歧途。但料是不会小了，终必成大器。如造屋不论几间，地却先占十亩，大厦千间，即基于此，不以时间相论也。因缘时节，自然而致，促成之者，亦在左右，此所谓缘助是也。从此双车并进，各先著鞭，努力者，后来居上，亦未可知。人生第一福运在一闲字，非闲，即无分矣。兹当以数语供养于后：

一、先衡自己年龄，享过，吃过，用过，世上一切，亦不过尔尔。所贵乎此大事者，先淡世缘，非断之也，心勿系也。此心超然物外，即是佛，于一切处，不离亦不著，人事往还，一切照旧，又是行所无事，即无心于事也，能如是，斯时时处处学佛矣。但理知而非证知，到其间，即无把鼻矣。故必赖乎法，以为缘助。（此段注重在平日用功，尤必活用。）

二、法应一时之机，用过应舍，如病人之于药也，愈即舍去。但药苦者利于病，此正吃时，勿以年龄衡也。有老于我十几岁者，亦在吃药，不经一番寒彻骨，不得透鼻香也。而打坐本意，实在练个毅力耐心，无论何念，或善或恶，觉到便不理，经千万次，把无住功行，自然练熟，脱卸过来，平日遇

事，即如是无住，朝于斯，夕于斯，造次颠沛皆如斯，不一曝十寒，不朝三暮四，决做到心无挂碍，即是究竟涅槃。所以坐的功行，在平日心地意境上考证。而心地意境，又在平日人事言行中考证。坐时用功，正为平日，平日用功，正为未来际永永无休之福。佛称世尊，所尊者何，即能使世人各得自尊其尊，同为世尊也。今世人反不尊其所尊，独尊于不实的生灭的无谓的衣食住，终日劳劳，尽此一生。呜呼，今年欢笑复明年，秋月春风等闲度，岂不伤哉？白居易作《琵琶行》有感于衷，此伊之入佛因缘也。

## 凡事定有因缘

凡事定有因缘，法之盛衰，不在形表，应机应时若或使之矣。总之世事尽属缘会，以缘会故无常，以无常故幻，以幻故不必取以为实，佛法又何尝不是幻妄，惟幻尽而真空斯显，若有未尽，毫厘之间，千山万水，但终是眼下毛头许一切具足可贵可怪，不可方物，众生昧之，二乘守之，菩萨证之，佛则了之，了知本来如是也。此事不用功固不见，用功亦不见。未明前，大皆都求得个有所见的，不知就此立了能见，能所既立，转辗不见矣。但又非著力不可，更不是守空即是。先打除妄念，亦不是打除，只是顿息诸缘，直下无住，识得其本来如是。此本来者，不因妄念多寡，而有所增损变坏，似有关碍，

实无关碍，既无关碍，则妄念者（即无明）又何莫非真性中之所显，知而用之，即为妙用，不知而随之，遂为业识茫茫未有了期。尔等试自问何如？一、还怕无明否？二、还随无明否？三、无明与真如为一抑为二？四、于一切时，一切处，不因动静而常见其在左右否？果能如是，大可放下。“不放心”三个字最误事，对人对己对法对境，全是毛病，以有对也，百病俱起矣。试于不放心处，将其心其事且任之，看是如何，结果也不过如此，毕竟求所关碍者，了不可得，如此暑热，至百度以上，与六十度清凉之境，又有何别，以此度夏，岂不舒适。

## 学佛要有聪明

学佛要有聪明，始能得巧劲，往往死用功，越用功越远，倒不如不用功的人忽而得机，见到便见到，且问见到个什么？在不曾见到以前，往往死要去求他，不知越求越不见。譬如世上本没有这个人，你却要想像这个人的相貌年岁，如何可得。此本无面目的面目，要信的过，非有极大智慧，极大魄力，决不敢承当。诸位打了许多坐，这个没面目的自己，见到没有？你以为你现今的身体是你的身么？你的思想知识就算是你的心么？除了这两种，却拿什么来当你自己呢？古人说要见到了这个真面目，才是你生生安身立命之处，否则捕风捉影，总不能拿风影来当你自己的呀！这个东西，就在你眼前，要去求

他，却是骑牛觅牛，这个东西，既在眼前，你自己看就是了，问佛问我，问诸经本文字，和一切理论，究有何用？师兄弟每次见面集会，切不可空过了，辜负了自己的好光阴。大家且商量商量看，人家是非长短，莫去管他。譬如高楼上看马路上形形色色，不是不见不闻，见了也管不来，管了也一无用处，此心正如此空空地，不是有心，不是无心，正这个时，是什么？在在处处用心，用这个无心。心是正文，物来随应，事到随了，刹那归到仁者自己的本位，你们即今在归仁里楼上，且道如何是归仁，又如何是天下归仁？学佛不是前进路，是回头路，这一点切切要认清。但有智人，连回头尚且嫌费事。他说：回头已远了，本来就在眼前，不是来回可寻的事。

以上诸条，诸仁且自己各个一参，看到几层，功夫已进到几成，不必客气。锺鼎居士先逐条对大众一讲，互相讨论，莫分高下，反增情见，这是斩不断的葛藤，脱不开的生死。

## 法语

无端一念，妄立幻躯。

此一往来，宁非多事。

世缘既尽，有何是恋。

仗般若火，还入净空。

一切息灭，惟大愿王，

自在十方，动而不动。

正是：

花开花落春常在，

云去云来目自明。

## 学佛人的思想

学佛人称为佛子，有两种工作，一是关门自修，一是开门应世。自修是内证，开门是外练，统名之修。佛法是要起大用的，不许关门自了。凡自了汉，必是焦芽败种，没出息的人，必不能大悲利众，佛所不许。所以学佛人起码条件，是要慈悲，必须发大悲心，方有成就。心大了，事业也就广大了。譬如器，器大了，承受的东西也多了。用一杯去盛海水，成就也可想而知的了。

离了世上一切人事法门，就没有佛法了。佛法是在人事上作用。能尽人道，才是佛法，人的思想，威力无上，可以成佛成圣，或善或恶，天堂地狱，唯物唯心，创造破坏，和平斗争，种种作为，全由心造。学佛是学成个大觉心，与佛不二，不是身体变化为佛，是心量意境同佛，以此心卑鄙残酷，即同鬼畜，光明自在，即是人天，完全自由自力，不假外力外求。

我们既做了个人，要尽人道。人学了佛，要成佛道，处处要改造思想，去旧更新，即是对内的根本的自性革命。这个革命工作，到成佛为止，在自己未成大觉，能普利群众以前，不得名为革命終了。所以发愿要大，志趣要高，因地要正，信心要坚，行持要恒，见地要圆，意境要空。因此，学佛人的思想，难与一般人同调，不打破世俗卑鄙的见解，不具大无畏的正义精神的，不称佛子。

佛子的事业在自他普利，无人我，无国界，无族类，无教别，一体平等，所以他的思想也如是广大平等。但做法是由近而远，由小而大，由生而熟，由不究竟到究竟，由根本做起，非有定法而宗，皆总不离大悲心。至于佛子思想的如何考证，还从人事上看。兹先述之。

佛经上有两句云“是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。”因为世间一切形形色色，各有各的天然法位，是常住不动的，此即是常住的世间相法。如是，我不必为彼所转而动摇，譬如沉香檀木，天然是香的，这是他的法位；腥秽天然是臭的，这是他的法位，而我欲其香者转臭，臭者变香，便是我的思想不通，自生烦恼颠倒。又如偷盗是贼，他有他的法位，否则不名为贼。政府法办或予改造是政府的法位，敌人来侵略是敌人的法位，我以正义来抗拒，甚至用兵杀之，不得慈悲姑息，这是我的法位，应如何便如何，那思想就正了。倘一定要顺，我欲反其道而行之，这是思想不通，离去了法位立场。佛法是要世人个个

思想圆通，先悟本来，再通世法，使社会一体平等相亲相爱，这是佛法的法位，我人各尽其道，是人天的法位，作恶害众是魔鬼的法位，痴迷昏愤是畜类的法位。可见善或恶各有各的法位，我何必强与之逆，横生我见以增烦恼。故对于一切，是是非非，我不得不知，临事还得照常合理应付，心中了了，意上空空，知其善，不必惊奇，知其恶，不必嗔恨，如杀盗，只问合理不合理，情当不情当，而我审断应杀则竟杀，但怜悯之而不居功，悯是悯其愚，悯其因缘不好，不幸而为盗。杀是我的法位，我应尽其职，而意中似若无事，这是佛的思想。反之，我自己如一时糊涂，亦不幸而为盗，落于法网，是我应受者，或杀或徒刑，我即受之忏悔之，毋庸怨天尤人，明知此即是常住的法位，又何必恼乱乎？一体平等，这是佛子的思想。

佛子的思想，根本在除自己的贪嗔痴三毒。贪是贪得无厌，以贪求不得，难如我愿，所以要嗔。嗔是恨心，万恶都由贪嗔起，作业受报，冤枉受若，这是痴。痴是痴迷，因痴迷而再起贪嗔，转辗相因，光明的思想被他蒙蔽了，广大的智慧被他毒害了。所以改造思想，是成佛最重要的工作。至如何彻底改造法因，在关门自修，且从缓说。

世俗的思想，只是执有而不知缘空，修行人又偏执于空而厌恶于有，都非中道。佛子的思想，定知一切是幻有，但不废有。又明知一切是本空，但不偏空，以空有二边都不住是真

空，是大定，那思想是超然物外的，他那意境亦不与人同，往往世人视为奇怪，不知实是平常，而有不可磨灭的真理在内。

佛子的思想没法表演给人看的，只有在人事上想像而得，但世人总不免认为奇怪。因为他的思想不同，凡俗有变化不测之机，有方便随缘之用，有不可磨灭的真理，有或逆或顺的妙法，可使人谤骂在先，而感悟在后，他是重实践不尚空谈的，他的意境超人一等，凡不能放弃名利恭敬的，鄙见即不是佛子的思想，所以他的思想是正的，不是邪的。

最奇者佛子根本不承认思想是实有，只是一时起心的缘影。以既在人世，要尽世用，不许断灭，不许消极，所以明知是幻，而要用那个幻成就他那大悲的事业。所以对一切世事，明知是空而不偏空，只是不执有，执有就立了我见。世事的平都由彼此我见的对立，各不肯牺牲，各执己见真理就隐没了，反使人糊涂误人慧命，而在我又失去了大悲心，不是佛子。

佛子的思想，说用却重唯物又重惟心，用过了境亡心空，又无所谓唯物，亦无所谓惟心，是佛子不偏不倚的思想。至于根本不承认思想为实有，其义至深。以属于内修门，非片言可以了解，暂不述义。兹举人事若干则，用表佛子的思想，以备社会群众的参考：

一、募捐。在世俗之见必择富有的多捐，无钱的置之勿理。佛子则不然，必以平等为主因，公益功德，人人有分，不能因其贫而鄙弃，当同样劝募。如伊不愿即不相强，使伊亦有做功德之机会。而对于有力的人，亦听其自便，不得以势力强之，当尊重其自由，以非罚款性质也。其人所有财产不问其取得者是否正当，乃另一问题，于此事无关，即彼一毛不拔，亦勿怨恶，这是佛子的思想。又反过来，人来向我劝募者，我如有钱，则为公益起见，当尽力认捐，但决不于大众中特夸示富有骄气，使人难堪。若我无力劝助，则亦不以为羞，当场婉辞之，所谓直道而行，这是佛子的思想。

二、对有权位与富有的人。不随俗趋炎附势，亦勿特意疏远避嫌，心怀质直，视之极平淡，无一毫嫉忌心。以为富贵是人生一时的际遇，如遇春风则和暖，遇冰霜则寒冷，各有因缘，有何足羨。再如粉墨登场，台前装扮或好或丑，及到后台，还我本来面目。所以对贫苦人决不轻慢，一样尊敬，而自己地位贫贱，对人亦勿自轻，亦勿疑人轻我。轻慢是世俗劣见，自尊是自己的自重，心量平等，是佛子的思想。

三、对于名利。世俗以虚名为荣，佛子以名实相符为贵，不符即是盗，名利又安在？至金钱之利，世俗以得于分外者为可喜，佛子以为可耻，盖问心不安也。彼视名利二字如衣锦绣。今遇重大典礼，应受则受之，勿愧亦勿矫情不取，适成其伪，此佛子的思想。

四、对得意人。世俗每有两个观点，一是嫉忌，一是谄慕。佛子反起一种怜悯心，想到伊他日失意时的难过，总希望他觉悟，勿贪虚荣，这是佛子的大悲思想。

五、对他人子女。佛子的思想以为不能普爱，但当作平等观，与自己儿女不二。且视老年人可生我者皆我父母，我可生彼者皆我子儿，余如兄弟姊妹耳。如遇其困难，我可以为力者无不尽力资助，然亦有分寸，非可滥施也。

## 近廿年学佛人

近廿年来学佛人与往昔已大不同，咸知有向上事，而真肯用功的人却亦不少，都想明心地，了生死，求个究竟。也知道不可全赖求乎佛，全凭乎法，全赖乎师，而想自己谋出路。这是佛法的大进步，尤其是一班青年，以天赋的热肠和精进的毅力，想维持佛法，打破世人“佛法迷信”的劣见，更要把真正佛法用到社会上去，广大发扬。此正是大悲心的显露，实是幸事。惟法病难除，初苦于下手时自己先无抉择的能力，随因缘而盲转，自己根器大小，亦无人为之考证。投入何门、即修何法，以先入为主，往往大料削成小料，此可惜者一；或所投之门，正合其机，本可一门深入，而因地欠正，或修不得法，以致坐误，此可惜者二；或有根器极利，所见实有过人处，目前

一切，皆不足满其所望，遂自尊大，得少为足，此可惜者三；或有所修略得境界，喜而自是，或疑而不敢再进，又无人与之决疑，更有初入圣境，根不坚固，为之师者，即予认可，无形自满，令其中止，此可惜者四；或有下手，因地不正，妄冀神通，入于歧途，此可惜者五，有已初明根本，所修亦无错误，但以习气未除，转疑及前此功夫之不是，又转入他法，以求捷径，不知反以自误，此可惜者六。以上种种，虽行人必有过程，然不早解决，必至一误再误臻至不可收拾。岂可坐视而不问证，谨以一知半解，先为说明如次，逮日后行者修有所得，过于我所知者，请为补充更正，勿分彼此高下可也。

所言法病者，责任先在于师，凡授法人与受法人既未离于法，即不免于病，双方皆宜十分慎重从事，同须正其因地，以防后果。悔因地当以授法责任为最重要。因未来际许多慧命全由此一根所发，一误可以转辗相误，慈悲反为罪恶，至可怖也。授法人既为人师，即是人天师表，切不可无大悲心，切不可有名闻心，亦不可有偏执心。倘无大悲心，则门户之分，人法二见，油然而起矣。倘有名闻心，则嫉忌骄慢贪得嗔恨诸心亦油然而起矣。倘有偏执心，则学人受累更深。以拘执一法不知变化，人未必个个是凡夫法执，故当先自警惕，人之患在好为人师，以责任太重耳。且至于学人当首明因地法行，我人应先自问今日所修目的在何处，是否求得正果。但欲得正果，先得正因。而一因一果，又是何物。我往昔转辗轮回，今日入此

生死，又是何物。岂非我妄心作祟，枉受尘劳，生乎死乎？苦今日仍在生死上转，岂不又向下转去，永无了期乎？我为此惧，所以今日要修行，图个根本解脱。但今日之因，却是来日之果。若今日再因地不正，则不如勿修行者。既知病在心上，则要对病下药，急急要从自己心地法上下手，才是正路。倘求佛求法于事相上流转，岂非向外驰求，如南辕北辙，又走入外道乎？故不论钝根利根，法不论为禅、为密、为净、为戒律、为法相、为止观，无一不当由心地法下手，此最最重要问题。倘不先自明白，正其因地怖苦发心，则断不肯痛切。若徒喜神妙法门，高深言论，又引起第二个贪求心，加增生死，岂不误上加误。故入手当如破竹，歪不得半分一厘，第一斧正则直下到底不歪斜，此当第一决定者也。必人人可当机，当依人不依法，随机而施，务使学人走近路，勿自鸣高，使其难接，此亦大悲心也。

学人自己最忌自己轻贱，先打个没出息的主意，又安能向上以求彻了。故不可自视为钝根，以为此生不能深造，有负佛的慈悲期望。但亦不可自视为利根，得一知半解，以为不过如此，转生骄傲，遂以自误。你看阿难一生多闻，何等聪明伶俐，到佛涅槃后，尚不得入门，后遇迦叶初祖，始得开悟。故利钝是人的一时因缘，不从自性根本上解决，虽修至末劫，亦无所成。须知一切法都是引到一个目的地，要你眼正不走错路，莫问快慢。倘错了方向，譬如无的放矢，尽是盲走，快走

又有何用，并且越快越远，倒不如看准路线，虽走得慢，步步有效也。

法无定法，方便为妙，愚人死执，智者通之。盖法无自性，因无常而变化，遂无定义。现因缘非一，如人有利钝，时有久暂，机有早晚，功有浅深，所好有同异，体力有强弱，而习性有勤惰，故于一切人一切法，当随缘而施，因对方地位而方便之，斯是大悲作用。

静坐功夫约可分为四种：一为禅家，欲放下身心参究本来而坐；二为道家，练精气神而坐；三为作课而坐，如净宗念佛，密宗修法等，四为厌烦习静而坐，统名之曰打坐，目的虽不同，而求定则一也。其趺坐虽同，而用法又各异也。要皆未明打坐之义。打者，打去妄念也，坐者，坐见本性也。彼趺坐者，在座上用此功者也。下座后于四威仪中，乃至穿衣吃饭运水搬柴时，无时不应参究，此下座用此功者也。但心浮气粗之人，先应调身制心，取坐相以为缘助，是赖于坐而不专重于坐也。禅家尤不许贪著静趣执取于法，或恐误以死守定相为可以增长定力，如智隍之自谓已得正受，庵居长坐积二十年，牛头融之静坐观心等，皆非正道，故马祖坐图成佛，而南岳磨砖求镜以讥之，正恐落于此病。故六祖而下，如荷泽大师等皆注重悟见自性，谨防业识如贼，一失照便扭鼻子使痛，并不重于坐，而亦不废于坐，因坐亦不过安放其身，坐上仍在参，刻刻提撕，又恐其座上昏沉，乃时时督察轮流巡香，或使走动，越

走越迷，不容其起念，走至相当时突然停步，正这个时空寂之境最易显现，每多随机而发，遂大呼曰：看是什么？可见死坐功夫，彼所不取也。至于心中心法，属于密部，另有规矩，欲三密接连加持，故异于其他密乘，坐上不许观光观相，修法期内手印勿散，持咒勿停，念起勿理，一任其翻腾起落，由忍力练成毅力，经无量数之勿理，来如风影，去如电火，习成个无住，逼出那本来空寂之境，为作课而坐，要亦重于作课，非专为坐也。是以修至千座即不必再坐，在初二三百座内，一任其昏天暗地，不计成功，不闻境界。下座后，教其用功，移用座上功夫，施用于平时，念来勿理，影过勿留，所谓处处打坐也。若肯座下用功者，得力更大，复借教理以引之，禅定法以证之，直入心地法，打开般若门，不知者名心中心法曰禅密，实则由密以通禅耳。下座功夫全在人事上磨练，心地上参究：目的归于大寂灭海。此时仅可说是上路，功夫尚早。正要由此加功，不必赖于坐矣。余恐世人误解古人不主张打坐，遂废而勿修，且下座不肯用功，而以得少为足，故目空一切也。故他法更勿自诩以为通禅，今用宗门语录以参考者，不过借以打磨我之法见习气耳。非欲争短长于一日，苟名心未死者，尚不敢许其见性也。慎之慎之，莫负愚公庐山八年苦行与下山廿余年弘法之慈悲，庶报恩于万一也。

# 念佛法门

初步念佛法：图此生自了，但求生于西方以为安，平日企慕西方极乐，厌恶娑婆，我见坚固未明生死大事者，此念佛者不重自心，又重对境，结果仅种诸善根而已，此生是否生西未有把握，此不知极乐在自心，赖西方之乐以为乐，此为持名，而不是真念佛也。

进一步念佛：先厌娑婆不贪世荣，但求生西，以为归宿，于一切经意与净土道理全然不知，只知多念佛，意在求佛接引，深信勿疑，以平日决定心切，临终并无二念，是可往生，此品位之有高下者也。

佛：

一、念西方有相之佛 种善根 （浅略）

二、念十方佛与西方佛不二之佛 （深进）

三、念我与一切众生与十方佛其性无二 （实相）

四、念性空为佛、念念归空之念佛 （究竟）

最究竟圆满之念佛法：

明佛义：佛本无相无名，乃至无义可说，所言相者、名者、义者，为未明佛义之人不得已而说名说相，欲其明白此理归于性空，不被境惑而已。是以念念归空，是真念佛的本意。

归空者，不著有相而亦不废有相，知其性空而亦不著于空，我人才起一念，不是著有即又偏空，偏空即等于著有，即非佛之本相，不名念佛。严格而论，心中著一弥陀庄严之相，西方胜境之相，即反立娑婆秽恶之相，众生颠倒之相，即已离佛十万八千里矣。

念念归空，即是念念归净。念念是相继不断之意，要净念相继必如是念。都摄六根者，乃六根互摄之意，合六根为一。